

禅心入妙境

——访青年画家张彧

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

他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画,在书、画、印方面颇有成就;他甘于寂寞,一心向学,同时潜心钻研佛道并多有所悟;他推崇传统文化,又突破前代的藩篱,主张将书画、篆刻熔于一炉,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他,就是国画家张彧。



张彧,字士奇。1971年生于山东济南。1993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1997年毕业留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至今,主要擅长山水画、书法、篆刻,曾出版作品集有《净如斯——张彧绘画新作选》、《中国书法名迹赏析——张迁碑》、《张彧书法篆刻作品集》、《张彧书法篆刻集》,作品及论文见诸于《美术报》、《中国书画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北方美术》、《十方书道》、《画镜》、《中国书画》、《国画家》、《美术观察》等报刊。

潜心追求艺术

1971年,张彧出生在一个充满文韵墨香的家庭,父亲张宝珠、舅舅陈玉圃都是著名的山水画家。几分遗传,几分耳濡目染,张彧5岁时临摹了一张齐白石的画,让父亲顿时下定了培养他的决心。于是,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,年幼的张彧走上了书画之路。虽然对书画还似懂非懂,但齐白石的画,赵孟頫、苏东坡的字,却让他颇感兴趣。“那时候,给他一支笔、一张纸,他能画上一上午。”张宝珠说。

上高中时,张彧进入位于大明湖畔的美术学校,开始对素描、色彩等进行系统学习。毕业之后,21岁的张彧只身来到广西艺术学院拜师学艺,师从陈国斌、张羽翔两位老师,学习书法、篆刻。在中国书法与绘画史上,自古就有“书画同源”的说法。“本想通过书法与篆刻启发自己在绘画上的灵感,不成想却从此爱上书法,一发不可收。”张彧说,无论是在技法还是对待艺术的态度上,两位老师的诸多观念都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。陈玉圃曾评价说:“张彧书法的可贵

之处在于神采,法度森严中见洒脱清新之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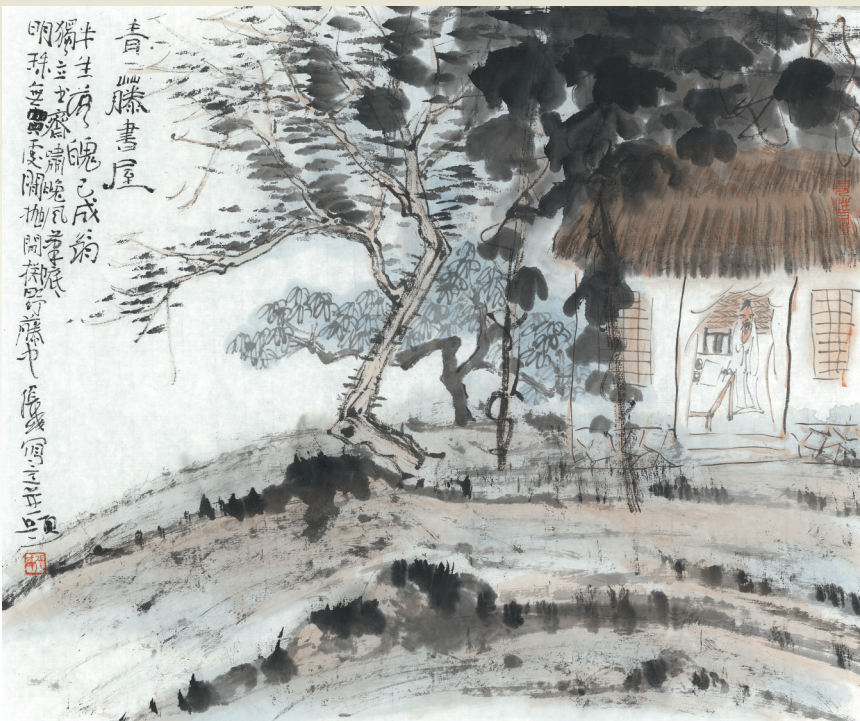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3月,张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美术学院,师承霍春阳、李孝萱。踏入专业艺术学府的张彧,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,注重吸纳传统文化的精髓,在传统理念上与霍春阳先生有着共通之处。而李孝萱先生,则更多地让张彧接触到许多具有现代气息的画作。西方美术大师梵高、马提思、席勒的作品,让张彧眼界大开。“苏东坡曾云:‘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’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‘眼高’,只有先提高了眼界,才能知晓自己进步的空间有多大。”提到两位恩师,张彧满怀感激。

书法、篆刻的广泛涉猎,传统文化的累积,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刻苦练习,张彧的绘画艺术突飞猛进。1997年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时,年仅26岁的张彧同时展出书法、篆刻、写意人物画、山水画等多幅精品,让众多师生不禁感叹他的才气和在艺术上的全面发展。

提升自我修为

性格沉静的张彧,非常注重自我修为的提高。对于艺术,他有自己的原则:即始终守寂寞之线。“综合来讲,寂寞之线是一种儒释道的神韵,这一主线不受经济、功名、利禄等任何因素左右。”在张彧看来,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,需要长久的浸润和熏染,需要用生命和心灵去体验与感悟,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,更无任何捷径可循。“我喜欢呆在书斋里享受寂寞,这种寂寞让我摆脱俗世的困扰,于浩瀚书海与古人墨迹间一点点参悟艺术的真谛。”

“一雨添烦暑,悠然旷我襟。凉风引秋意,夕磐定禅心。扫石成孤坐,倚松时一吟。夜深樵唱歌,岩溜续清音。”释敬安的《宿麓山寺》,张彧颇为喜欢。“所谓‘人如其画,画如其人’,作品是艺术家内在心性修为的自然流露,艺术家的品格、素质也必然在其作品中暴露无遗。以弘一的书法为例,他把佛体的圆融与清静姿态同化于字,使得其字像在荷叶上滚动的水珠,晶莹剔透。透过他的字,你能感受到如宗教般的善良、亲切、儿童般的天真。字的每一根线条,仿佛都带着人



青藤书屋



清趣

的表情。这让我想到看到禅宗里的一句话:父母未生前,本来面目。”

“宁静方能致远,淡泊方能明志。”

张彧说,艺术是个不断锤炼的过程。艺术家除了要练手,更要练心,注重自身修为的提升。

扎根传统文化

清王概《学画浅说》中曾说:“墨间宁可有霸气,勿有市气,市气多俗,俗尤不可侵染,去俗无他法,多读书则书卷气上升,市俗之气下降。”张彧深谙此理。他从小喜欢读书,中外古典文学、宗教、哲学等,均有所涉猎。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无论是绘画,还是书法、篆刻,都不可能达到较高境界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些许文化之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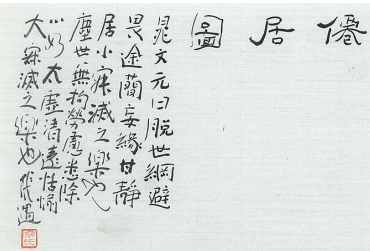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已逾不惑之年的张彧,经常在书店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,徜徉在书海中全然忘记了时间。好书成性的他,家里大大小小的书架也有16个之多。

文化素养的长期积淀,让张彧对绘画、书法、篆刻都有自己的见解。作为一位画家,张彧认为,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是中国画的命脉和根基。如果没有博大精深、绵绵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,中国画也就只能剩下一具空荡荡的没有灵魂的“躯壳”。“山水有大美而不言。”在他看来,优秀的国画家应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,与山川交心,悟生命所在,在无声诗画中绘就大美。

作为一位书法家,一方面,张彧取法民间书法传统,将慧眼投于朴拙天真的民间艺术,对民间金石碑版、简帛残纸倾注了大量心血,形成了浑莽朴拙而又清雅秀润的风格;另一方面,他又从道家禅宗精神中探寻书法的自然创新,在作品中融入禅家睿智与人文精神。这两方面又统一于他对“禅”意的大追求,这显示了张彧在书法黑白世界中的成熟追求,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砚边人。

在张彧的篆刻艺术中,我们能寻得其“掇印入画,画理人印”的理念。他以篆刻入山水画,让绘画与印章的使用起到承接呼应的作用,从而使画面形式更为和谐。他的篆刻从汉印、秦玺入手,风格由最初的险绝归于平正,这也是他修心而合乎大道的结果,同时也是在吸收借鉴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。

现在,张彧在天津美院教书之余,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书斋度过,于书画、篆刻艺术中潜心修志、笔耕不辍,以求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突破。



仙居图



心长望古 自由自在

李孝萱

人生欢言世变奇,对张彧来说原本不识愁的年龄又何尝能够体味这背后的辛酸。正值年少青春,一切令他风清气暖的遂意,可突如其来

的命运之劫差点摧垮了他。一个与生俱来就多愁善感的人,顷刻间指向他情感上的接受和理智上的承受,又是何等的重负,倘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,那肯定更是脆弱。

在与病魔的窃窃私语中他消沉过,沉闷过,甚至绝望过。长达八年左右的病旅岁月伴随张彧的是走南闯北的寻医问药。

他沉吟着!命运靠近的是恐惧,生命贴近的是希望。

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,虽然缓慢,虽然艰辛,但他平淡而从容,乐观而豁达,丝毫没有一句抱怨。多少注目的纠结,多少心痛的助力,多少善良的希望,终于凭借他坚韧的意志力摆脱了身体带给他生命最大的困惑和忧郁。

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叹息,感悟了一次次生命的诉求,深味了人生的艰难和心痛,手捧着从少年到如今,哪怕在病中都永远抹不掉的梦想和记忆。他持守着的是一颗赤子之心的恭敬。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纯粹和渴望,竭尽全力地势必必要无愧于自己心中的表达,当他生机重现的一刻,那颗心所幻化的全是诗心,再来伏案,留驻纸上的痕迹且是一片宁静,可谓脱却一般,令我感动。

磨难过后的张彧愈加显得平实而大气。沉浸在负重涉远的精神中,爱重着,性情中却感受不到任何宿命般的解释,他悄悄地,一声不吭把他的爱奉献给了他营造的风景里。

看张彧的画,只觉得轻松自然,偶尔的感伤不过是那颗悲心的颤动。轻柔下亦刚强,洒脱中不失醇厚,风烟草木,绿荫人家,云淡清空,天心白日或是林泉骚客,风霜话语都是无事中人。游离在他的画中,感受着他挥运的情景,在他良善干净的胸怀

里,却不见一点疑虑和悲伤,是难如此还是果真如此?恐怕未必。想来这心造的情景无疑是

人造。一旦定格其中,自会领略他的意味,假如依我的判断那绝然是某种沮丧和心痛下的无奈,才获得的一种人生感的自

白,有如庄子的无奈,好比庄子的叹息。我不禁在想人生真是横竖各茫然,好歹皆困惑,只是无心顺有的超然而已,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明白,张彧当然明白,同样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,不然又怎么会有这般悟会。

过去的历史里曾有两个大画家,占了宋朝的一头一尾,一个赵信,一个法常,这二人的画就是看不见一点琐累,寻不到一点包袱,很简单,他们非庶人,又非平常人。至高无上的皇帝一切尽在囊中,遁守空门的和尚,制心都在一处,怎么可能不是独行其是的人呢!我与张彧并置,恐难恰当,或者根本牛马不相及,我意在于张彧的轻松绝非偶然:一则缘于他的经历,二则缘于他一物不知的超然,还有他早就和世俗分袂断带的骨气。

他绝不会逆于心去承顺顾盼,为某个人,某种事来上一通口角春风,再就是他骨子里的那种在一般人看似已经不时髦的高贵。

他把自己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情境里,耐心地塑造着自己心象的世界,以摇曳情灵,得造物神理,由脱粘释缚使古雅可谓的一种诗心,他用心体验着、分辨着这本源的核心。在那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,煽扬着自己的性情,哭裂着看不惯的丑恶。掘本于心,他要做的

是怎样能化气质之偏,养性情之正,这种态度一贯隐显在张彧的行事中和创作里。很显然,这当中隐蓄着一条清晰的线索,是文化精神而非技术的,否则他的画就不会那样丰富、轻松而有格调了。也就很容易陷入程式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套路,只见苍白,且不见韵味。所以不偏于一隅,或者热衷于表面,而自然而然地把捉,这当然关乎着张彧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态度,最终还是他自然和本色的素质。反映在作品中,就是既不装模作样的“深刻”,也不嘶声力竭的“先锋”,更看不见那假惺惺的所谓的“自我”,而执着主观情感或内在心里的表达。尤其重要的是他并非简单地乐于古人技术的模拟,他要求自己的是精神上的对应。比如他作品中那游动的墨象与果决的线条里的中和,率性中的笔转气灵与爽豁柔厚的情性之正,奔放与游戏下的节制,以及造境中着意的人物与简约细腻的分寸,还有那如梦如烟,来去无迹的境界,都呈现着他细致的心灵表述,才显得隽永而悠长。

其实这其中的修养与张彧遭逢的境域有着内在的联系,而他着意的错觉,也正

在我的视域中看到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境与心态。作为一种生命的寄寓,他借古喻今,相反也就更容易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刻反省。至于笔墨能力,书法功底于张彧来说不待多言,他的人物、山水、书法、篆刻无一不能,无一不精。伏案一挥洞悉之人自有定案。即再说笔墨一语,张彧始终没有弃置中国古典主义精神的滋养,他一方面不排除笔墨择取旧有的语言秩序;一方面又汲取异质文化的共性,尽可能达到他的理想,那就是心与意的恰当。

我想说的是,张彧的作品之所以不肤浅,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情绪与那类贪花无限的人去比美,他也没有指望非要超群拔类,他平淡地向往着自己的世界,自由自在,心长望古地眷恋着他的风景,滋润他才情与生命的也就是否定或者肯定,怀疑或者追问。他不懈地追求,就是从获得生命的归本。

作品
评论



消暑图